

# 灯塔

□ 庄民群

会读书,父亲学习很刻苦,夜晚熄灯了,父亲躺在被窝里,在大腿上比划着写字,硬是掌握了我们常用的生字。而且练了一手好字,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后来还当了几年连队文书。父亲服役7年后,退伍回到家乡,由于他是“知识人”,在生产队当了几年会计。他做账、打算盘是顶呱呱的,为人不贪不占,但仍有人胡说一通,最终查账以清白告之。之后,父亲一气之下来到铁路参加鹰厦线改造工程建设。工友们知道父亲有点“墨水”,会求他帮助写信,打个困难补助报告之类的,或者是替工程队写安全标语等,父亲总是有求必应。父亲爱看书爱看报,是铁路文化宫的常客。虽然拥有满腹经纶,父亲干了一辈子铁路也没有提干,连外人都替他惋惜。如今我也能写出一手好字,这与父亲在我儿时潜移默化影响不无关系。

父亲不光有才,对儿女也疼爱有加。他自己非常节俭,在单位食堂里用餐最舍不得用“饭菜票”的人就是父亲……但克俭克勤的父亲每次探亲回家时,好吃好喝的总会带来一包一包的,让我们改善生活,所以儿女们也盼望他能多回家。有一次,父亲的单位发了一篮苹果,共有27个,在他没有回老家之前,父亲把苹果小心翼翼地全部埋在沙子里保鲜。就在那数日等待回家的过程中,他一个也舍不得吃,苹果还是烂了几个,他心疼得很,最终儿女们还是吃到了那带着浓浓父爱的苹果。这就是世上伟大而又平凡的父亲形象……

父亲爱我们,同样我们也爱父亲。现在每年清明节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我都会在他坟头上摆几个最上等的苹果,来孝敬亲爱的老父亲。在我的人生中,父亲就像我航行中的灯塔,永远闪耀他的光芒。

作者单位:二十四局集团福建公司

# 柴米河的童年记忆

□ 赵 瑞

晨曦柔和地晕染着沁凉的树林,沿着柴米河的两岸,每行不出二十步便可看到一块块久经岁月打磨的青石板逐级而下,像叮咚作响的音符和着潺潺流动的河水,发出一片喧哗的声响。这大约是我最初对柴米河的深刻印象!

听老辈人说,曾有一条受上苍处罚的巨龙坠落在此地,时逢早年,遂化身为养一方百姓的大河,保两岸渔米丰收。岁月荏苒,两岸果真一如当初巨龙所愿,柴米不缺!儿时只当这是神话故事来听,对柴米河更是充满了迷样的好奇!此时想来,这大约只是人们赋予柴米河的一种神圣而美好的祝愿吧!

热浪翻滚的盛夏,拎起捉虾的笼子,在河边放下套。在参天的林木间有习习的凉风,加上扑面而来的清新水气,拣个最凉爽处,系起从外公那里偷来的吊床,

这样闭目躺着。听河水像似在窃窃私语,树叶也哗啦啦地奏趣,偏那蝉最恼人,吱吱地嘶吼着!若有似无、忽远忽近、嘈嘈杂杂中恍恍惚惚的沉沉睡去……醒来时仍不甘心那蝉还在肆无忌惮地叫嚣。花一毛钱买一个网兜,把铁丝窝个圈将网兜穿上,找一根长长的竹竿固定在头上,便开始疯狂地教训起那些个无法无天的家伙们。等到晚霞烧红了天空,总是能够虾、蝉满载而归!现在想来,这些吱吱叫的蝉们,从来也不曾因为我的大肆逮捕而在童年记忆里消失过,反而也成了盛夏不可或缺的音符!

柴米河默默地守护着两岸,承载着人们的幸福与希望,见证着岁月的变迁,也是我儿时的天堂。以至于远离故乡的我,在梦里总能时常见到它!

作者单位:十九局集团矿业公司

# 夏天的歌

□ 刘远峰

## (一) 蝉之歌

你这夏日里的精灵  
为了尽情自由的歌唱  
竟把体内的火鼓  
摇得如潮涌  
震荡如海啸  
门前屋后  
几乎每一棵树繁茂的柔枝上  
都回旋着你无休止的歌唱  
何惧怕烈日  
哪畏惧风雷  
仿佛要千万遍不厌倦地把  
曾在黑暗中太久的期待  
唱它个天翻地覆  
唱它个通体透亮

在我失眠的夜里  
不请自来  
忽儿歌——歌——  
响起在我的屋角和床下  
这清脆、这高昂  
由远及近 一声声  
充满生命力的欢歌  
唤醒我沉寂难耐的灵魂  
忽儿克理克理  
唱响在草丛里  
低低的,柔柔的  
就连夏夜的潺潺的小溪  
也没有你的缠绵  
可是在思念远方的亲人  
从傍晚到子夜  
一群群轮番演奏  
组成了夜的交响乐的海洋

啊,原来你是大地土生土长的音乐家  
所以这夜夜的笙歌  
才如此熨帖人的灵魂

作者单位:十七局集团三公司

## (二) 蟋蟀之歌

你是哪方的精灵



快乐的年轻人

朱洪山 周金龙 摄

# 我的那些麻雀

□ 曾佩云

乌鲁木齐地处天山中段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市区三面环山,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冬季寒冷而漫长。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市区冬季采暖期有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重度污染,天也总是阴沉沉的,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所在的办公楼处于马路边,车来车往川流不息,异常喧闹与嘈杂。初识那些麻雀,好像是一个雪后初霁的清晨,那是冬天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刚下完一场大雪,天空湛蓝湛蓝的,冬日的暖阳普照大地,空气清新极了。刚进单位大门,便听到一片鸟儿清脆而嘹亮的歌声,我欣

喜地抬起头,原来单位院里银装素裹的大榆树上落着一群麻雀。这是一群生活在城市里的麻雀,整个漫长的冬天,它们都穿行在这个北方城市污浊的烟尘里觅食求生。虽然羽毛已被染成了黑色,可也许是食物充足的缘故,一个个都胖乎乎的,煞是可爱。它们在树枝上或欢腾跳跃,或驻足歌唱,一会儿盘旋飞舞,一会儿又齐齐的落在树枝上……在这个雪后美丽的清晨,这群可爱的小精灵们肆意挥洒着它们的自由和快乐……

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目光所及,全是钢筋、水泥筑起的森林总总的冰冷。

天空也被高的、矮的楼顶撕成了不规则的碎片,没有双脚踏在自然泥土中的那份踏实与厚重,也没有办法享受自然天成的青山绿树、鸟语花香。所以这些麻雀们的欢歌笑语于我而言便如天籁之音般让我欣喜不已。

从那时起,我便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些小东西,从树下路过总会下意识地去寻找它们的踪影,寻不着时心里便会有些怅然若失。从那时起,每每听到它们的叫声,我就会放下手头的工作端杯茶走到窗前,静静地看着它们或在地上啄食、或飞上枝头小憩,任丝丝

缕缕的哀愁和点点滴滴的忧伤随着它们的起起落落飘散……

我知道门前的大树只是它们歇脚的驿站,它们又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个冰冷而又嘈杂的城市里,它们能有一个可以让它们长久依赖、繁衍生息的家吗?它们会思念山也青青、水也清清、风也轻轻的故乡吗?也许便是这不问过往、不问将来的心境,随遇而安、无怨无悔的豁达才可以让它们如此的简单而快乐吧……

作者单位:二十一局集团一公司

# 这条路是我建的

□ 兰 川

在三公司工作将近一年了,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你觉得公司的办公楼怎么样?”这话让我摸不着头脑。“有什么特别吗?”我反问道。父亲笑着说:“你不知道吧,我过去也在三公司机关驻勤了一年多呢,那的办公楼当初可是我建的,你们现在工作的地方的一砖一瓦都是我开着卡车运过去的。”听到这些,我的心绪萦绕在“那的办公楼是我建的”这句话周围不肯散去。在外人听起来会觉得这话幼稚、可笑,可对我来说却是无比的亲切。我从小就无处次地听父亲说,这条路

是我修的,那座桥是我建的。我儿时天真的心灵觉得父亲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能翻山跨海修路搭桥,那种对父亲的敬佩深植于心。后来我慢慢长大了,接触到了这个现实的世界,对事物的看法越来越“清晰”了,不知不觉的习惯用物质、客观、冷漠的方法分割判断一切。当父亲再提起哪条路是他修的时候,我早已没有了儿时那种敬佩的神情,最多只会礼貌地陪着笑一笑,心中不解作为司机的父亲怎么敢说路是他修的,话说得也有点太大了吧。这种不解一直持续

了很多年,直到我也机缘巧合地加入了中国铁建的大家庭,融入到筑路人的氛围中去。在前不久的同学聚会上,我也端着酒杯冲着海城的同学说,你家那条路是我修的,字字掷地有声,语调坚定。其实掐指算算,我在那里也只不过做了4多个月的后勤工作,但这么说不吹不牛,也不是炫耀,而是一种骄傲,是一种筑路人特有的勇气。

岁月的轮回总是藏着那么多的玄机和故事,我工作的房间里居然也渗透着父亲的汗水,就像我生活中所走的路一

直都踩着父亲这块基石一样。现在这块坚强的基石已经饱经风霜,经不起太大的压力,可他又举起了新的基石,有着同样的理想和信念。如今我已经深深地懂得了父亲作为筑路人的那种精神,它不源于意识形态,不取决于生活经历,更不拘泥于社会地位与分工。就是这种看似疯狂的精神使得每一个筑路人,无论是项目经理或是总工程师,都有权利和热情高呼:“这条路是我建的!”

作者单位:十九局集团三公司



日照

杨卧龙 摄

# 京城·粽香·情

□ 李 堃

合拢,粘香已浸满口中,美味直漫胸膈。此时竟奢望,在这弥漫千年古文化气息的老巷里,能听一曲京韵大鼓,啃一口京味粽子,这对于一个迷恋京城的外乡人而言,会是何等的享受?

大鼓不曾听到,这粽的叶与米却极为熟识。这样的材质也曾在妈妈的手中不经意间幻化成记忆中醇香的美味。要说儿时的点滴总是美好,这端午的粽子情结可是不可勾去的一笔。手腕戴着老人精心缠绕的五彩线,门前艾据说可以驱走一年的蚊虫。尽管年年仍会受蚊子叮咬,在门角,在屋顶,仍可见爬动的小虫。但每逢端午时节,变动的是人的年龄,不变的却是那腕间的五彩线。艾虽不焚了,却也不舍丢弃,摘来别在胸前,挂在肩膀,似乎做到了对那份文化最完好

的保留,童年没有远去。屈原的纵身一跳,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如流星陨落,却成就了我们后人对粽子的那份永恒迷恋。两千年的文化遗产,铸就了人类共通的财富。我贪婪地享用这财富也达几十年,可是在京城的小巷里却是头一回。休闲着装的北京人操着浓浓京味在我身边游走,从容的微笑、淡定的步伐,让我感觉仿佛是在自己家门口。这道这巷虽不曾亲眼见过,但冥冥中却感觉早已熟识。低头,原来是老人亲手包制的粽子,我口中残余的粽香,让我痴迷地以为回家了。

这粽子结成无形的文化纽带,悄悄地拉近了我和周边人的距离。我屏息细嚼,这一次,真的品到了儿时的味道。又仿佛伏在妈妈的膝下,空气

中弥漫着粽叶的鲜香,伸手抓一把洁白透明的糯米,任米“哗哗”从指缝滑落,童年的笑声立即如同包好的粽子——“甜美四溢”。

我庆幸自己没有到琳琅满目的超市胡乱采购一番,那里粽子虽然品种繁多,包装精美,但无论如何,是品不出在小巷上的味道的。身居古气缭绕的老北京四合院,就着热腾腾的京腔京韵,品着传统的糯米红枣粽。聚来八方客,不用笔墨,自成一幅华夏儿女融融同乐图。有粽为“媒”,就有斩不断的情思相连……

明年食粽时,我又会身居何处?我想,游历四方是一种趣,品四方粽,亦会如同在这京城一样,心情独特,韵味却一致吧!

作者单位:十七局集团三公司

# 把苦日子过甜

□ 陈文胜

据说,美国西雅图有个特别的鱼市,在那里买鱼是一种享受。鱼贩们把夹杂着刺鼻鱼腥味的、一个没有生气的市场变成欢乐的娱乐场所。每天,他们一个个面带笑容,像合作无间的棒球队员,让冰冻的鱼像棒球接力赛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大家互相唱和:“五条腊鱼飞到明尼苏达去了!”“八只螃蟹飞到堪萨斯。”大伙练久了,人人身手不凡,可以和马戏团的演员相媲美。这种工作气氛还影响着附近的上班族,他们常到这里来与鱼

贩一起用餐,感染鱼贩乐于工作的好心情。每个愁眉不展的人进了这个鱼市,都会喜笑颜开地离开,手中还提着情不自禁买下的货。有人问鱼贩:“为什么整天在这个充满鱼腥味的地方做苦工,你们竟然还如此快乐?”鱼贩说:“与其每天抱怨沉重的工作,不如改变工作的性质,把卖鱼当一种艺术。实际上,并不是生活亏待了我们,而是我们的期望值太高,以至忽略了生活本身。”他们把苦日子过甜。日子越苦,工作越累,越充满乐趣和

欢笑!多么平衡的心态,多么和谐的生活,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宽广的胸怀。笔者心里似乎悟出一点道理来。

联想起铁路大动脉,点多线长。不少铁路工人为了保证其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拉快跑,常年累月驻扎在缺水缺电的穷乡僻壤,沿线小站。还有铁道建筑系统的职工,他们以产业报国为己任,常年分散、流动施工,远离亲人,往往是数月未能回家。几十年如一日住工棚,吃饭洗澡都不方便,子女上学都成问题。然而,

他们心中有个大目标,常常牺牲个人利益,不抱怨生活,不搞“等、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顽强拼搏,把苦日子过甜。他们每到一处,利用工作之余,种菜、养猪,开展生活自给。他们还种花、养鸟,建起了小球场,搞一些小型的娱乐活动等等。他们多么像美国西雅图鱼市的鱼贩们,充满自信,充满乐观,让苦日子过甜。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不能期望值太高。对于苦日子,与其每天抱怨,倒不如把它当成一种艺术,多一些创意,多一些欢笑,多一些乐观和自信。这样,你的心情肯定会越来越好,你的精神生活会越来越丰富,你的精神面貌也会焕然一新。

作者单位:二十五局集团柳州工程公司